

飘洋过海的“赤壁赋瓷”

王文欣

在诸如法国画家林纳德所描绘的赤壁赋瓷碗等来自神秘东方国度的物品，以及各类有关中国的出版物和小道消息中，欧洲发现了一个理想的东方：那里的人性格随和，常常在安静的楼阁里悠哉游哉，与大自然融洽并存，沉湎在无伤大雅的消遣中。赤壁赋瓷器的图案显然符合这类想象。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些瓷碗的图绘更像是中国博学之士泛舟江上纵情欢乐这样一个单纯而令人愉悦的画面。



青花釉赤壁赋瓷碗，荷兰国立博物馆藏，王文欣供图。

1082 年，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附近）任团练副使。那年秋天，他两次与友人携酒撑船夜游赤壁矶，并写下两篇《赤壁赋》。其实历史上的三国赤壁战场是长江上游的蒲圻赤壁，而非黄州附近的赤壁，但这并不妨碍苏轼的这两篇怀古之作成为彪炳历史的名篇。在随后的数百年间，两篇《赤壁赋》与“苏轼夜游赤壁”这一轶事引发了各个领域的演绎，诸如“赤壁图”、“赤壁戏”之类的文学艺术创作不断涌现。

《赤壁赋》在瓷器领域的悠悠回响便是“赤壁赋瓷”。下文就将简要介绍赤壁赋瓷这样一类有鲜明特点的瓷器的发展历程，并追溯它们在被制造出来后，远渡重洋行销域外的轨迹。

赤壁赋瓷多见于 17 世纪初至康熙年间。早期大多是碗，17 世纪中期后更加多元化，出现了杯、盘、瓶、笔筒等器型。绝大多数已知的赤壁赋瓷都是青花釉下彩，多数产于瓷都江西景德镇，少量可能来自安徽、江西、浙江等地的一些民窑。

现存赤壁赋瓷器的纹样，总结起来一个突出特点是图文结合。“文”指的是瓷器上都题有苏轼前后《赤壁赋》中的一篇，有的是全文，有的是节选，而且后赋出现的频率要远远高于前赋。“图”指的是瓷器上都有描绘东坡夜游赤壁的图像。

这里给出的例子是这类瓷器的一件典型作品，它是现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的一件赤壁赋瓷碗。碗身上可见一艘小舟行船于“水波不兴”的水面上。舟上三名男性围坐于一张几案周围，呈交谈宴饮之姿。船篷呈正方形，旁边竖立一面旗帜正迎风招展，船尾有一男一女两名舟子掌船。画面远景是植被茂密的水岸，略有山丘起伏之态。天空中则有圆月一轮。结合《赤壁赋》的内容来看，这个图像是杂糅了前后两篇而成，而非与碗上所题写的《后赤壁赋》对应。实际上碗、杯、盘、笔筒这些图案纹饰横向展开的器型，所绘的苏轼游赤壁图都大同小异。以一套图像应对两套文本，而且图像画法形成较为固定的套路，好处在于能大大节省瓷器生产过程中表面纹饰绘制时间和人力资源。

赤壁赋瓷这种图文结合的样貌，与晚明时期“文字瓷”的新动向密不可分。文字瓷的出现很早，起先只是以个别字或短句点缀瓷器表面装饰。从晚明开始，瓷窑开始注意题文的文学性，并摹仿文人画和书籍插图的构图，将题文的位置和视觉美感纳入纹样设计的考量。17 世纪下半期，文字瓷迎来了另一高峰，即纯文字的书法瓷，晚明的图文结合式样逐渐趋于式微。文人的审美趋向和好坏，可以说对文字瓷的演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有意思的是，赤壁赋瓷并非供文人清赏把玩的案头精品。目前存世的赤壁赋瓷，多为粗劣之作——瓷胎厚，底足粗笨，釉色发色不纯，绘制纹彩的笔触潦草，题文的书法也良莠不齐。明末清初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有一回写道，狄周“遂问那主人家借了一个盒子，一个赤壁赋大磁碗，自己跑到江家池上，下了两碗凉粉，拾了十个烧饼，悄悄的端到处”。狄周是小说主人公小官僚狄希陈的管家，只是普通的社会中下层人士。显然，在当时，至少有一些赤壁赋瓷碗是为狄周这样的普通人日常饮食起居所用，售价也不会太高。可以看出，赤壁赋瓷并非是集“诗书画”三绝于一体的高雅摆设，反而是平常人消费得起，磕磕碰碰也不会心疼的日用品。

现今，赤壁赋瓷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拍卖行和私人收藏。仅海外的博物馆，就包括伦敦大英博物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荷兰莱瓦登博物馆、德国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瓷器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坎普宫、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新加坡国立博物馆等重要的瓷器收藏机构。

赤壁赋瓷在西方的鉴赏和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 世纪早期的海外瓷器研究各方掣肘：收藏机构信息交流不便，瓷器图片的珍贵稀缺，在

认知上也存在错误和漏洞。这些因素都导致研究者们对常见于赤壁赋瓷上的永乐款识过于盲信。赤壁赋瓷长期被认定为明早期制品，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位对赤壁赋瓷器进行系统整理的学者斯布里格（Arthur Spriggs）才对此做出了质疑和纠正。现今普遍得到认可的看法是，赤壁赋瓷器最早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万历年间，其生产的高峰期是 17 世纪初到康熙年间。

赤壁赋瓷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广泛分布，与历史上的瓷器外销贸易密不可分。从 17 世纪初期开始，赤壁赋瓷就借助航海贸易渠道行销海外。赤壁赋瓷的外形、釉彩和装饰与内销的瓷器没有很大区别，这样一类为中国国内消费者生产的瓷器，何以走出中国呢？在这个过程中，又有怎样观念上的碰撞？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谈一谈赤壁赋瓷走出中国的“足迹”。第一个“足迹”在新加坡南部海域的“哈彻号沉船”上，这艘沉船得名自打捞者哈彻船长。1980 年，此人对一具 17 世纪沉没的帆船进行了商业打捞，出水 25000 件瓷器货物。在这批货物中，就发现一件赤壁赋瓷碗，碗口直径 16.5 厘米，制作颇为粗糙。碗身上的图案笔触草草，题文字迹也颇为稀疏，每列仅 8 字，是《后赤壁赋》的节选。

目前不能精确断定“哈彻号沉船”沉没的时间，原因一方面是缺少对该船的历史记载，另一方面在于商业打捞对考古证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根据船货中有年份款识的瓷器判断，沉船日期不会早于 1643 年。当然，沉船时间不能说明船上运载的瓷器的生产时间，因为贸易船只也偶尔会搭载古董瓷。不过，沉船上这一大批形制款式各异的瓷器多与 1643 年至 1644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样式相似，绝大多数为景德镇出产。综合推断，该船可能是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或万丹（今印尼万丹）行销

货物的中国商船，1645 年前后失事在航路上。在这之后，由于南下的清军对景德镇地区的控制，景德镇至沿海地区的贸易趋于萎缩，中国商人很难再装船出海。“哈彻号沉船”上发现的赤壁赋瓷碗证明，在明朝的最后几年，赤壁赋瓷已加入外销瓷的行列，被从中国贩运到东南亚的贸易港口。

第二件赤壁赋瓷“足迹”是 2004 年南海海洋考古公司打捞的一艘古代沉船。这艘船位于现今马来西亚登戎岛（Tenggol）与马来西亚半岛之间海域，通称“万历沉船”。但它实际沉没时间约为崇祯初年，较之“哈彻号沉船”早十余年。“万历沉船”出水的 7000 多件瓷器中，有一件赤壁赋青花瓷盘残片。残片约有原物的 70%，是一件典型的“克拉克瓷”（kraak）。克拉克瓷这个词源自荷兰 17 世纪初期武装劫持了两艘名为克拉克（carrack）的葡萄牙货船。荷兰人随即将含有大量瓷器的船货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瓷器拍卖获得了惊人的利润，造成社会轰动，克拉克瓷也随之成为流行语。瓷器鉴赏研究所说的克拉克瓷，是指明末清初中国制造的专供出口欧洲市场的一类瓷器，大多为青花彩，形制以盘、碟和壶居多。克拉克瓷的装饰纹样是迎合欧洲口味的产物。以瓷盘为例，其突出特点是留白少，饰以繁密的花纹和图样。一般正中心会有一个大的图像，四周放射状围有 6 到 8 个小图像，即所谓的“开光”，开光内也绘满各类装饰性的图样。

“万历沉船”这件克拉克瓷盘，较之福建漳州出产的廉价瓷来说质量较高，可能为景德镇出产的品质稍次一等的瓷制品。盘心直径 23 厘米，正中圆形主图像四周围有两圈如意纹装饰，四周有八个开光。中心图案里的扁舟和乘客很小，更多空间则留给自然风景。清晰准确地表现或指涉“苏轼夜游赤壁”这个主题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表现